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幻中真

第三回 設奸謀嬌娃失節 逢酷吏壯士含冤

話說那易任，自考了劣等回來，無顏見人，苦逼嬌娘變賣田產，保護衣衾。吳氏不容，逐日在家打罵，竟不由吳氏作主，將他田產房屋立契賣與別人。吳氏受氣不過，一病懨懨，未及半月，病勢愈重。吳氏遂歎口氣道：「我孀居半世，單生素娥。我今病勢如此，料難再生，不如趁早寫下一紙批書，撥出莊田，幾間房屋，作個遺念。這兩個姪兒，我在生尚且如此打罵，死後那得他半陌紙錢到我墳上。」不覺兩淚汪汪。邊咬破指尖，將血寫道：立生批母吳氏，自人易門，二十六載。不幸先夫易過身故。膝下無兒，茕茕孤影；閨中有女，弱弱單形。遭虎姪易任、易佑屢逼氏家，瓜分田產。氏遂剪髮自誓，以示不再。念氏雖非名門大族，然登甲科者有三，發鄉科者有三。不能為孟光之舉案，願效共姜之柏舟。但連年多病，誠恐幻質匪堅；半月沉痾，尤慮桑榆莫保。千金肥產，盡被虎吞；鼓敲瘠田，聊遺幼女。今將楓橋下莊田三十畝，莊房五間，批女素娥執業，以為異日燒化之資。恐氏死後，姪有不遵氏言，罔行侵奪，可執此赴公，哀求當道老爺，憐憫作主。萬代陰功，思同再造。恐後無憑，立此血批為照。

吳氏寫完，遂叫女兒女婿到牀前，吩咐道：「你母親守寡一世，並無所遺，只有數畝薄田。你若念你父母無子，可同吉官人住在莊上收些籽粒，年朝月節，燒陌紙錢與你父母，我就死也冥目。」說罷，嗚嗚咽咽，哭了幾聲，沉沉不醒人事。吉扶雲夫婦連叫不醒，只見四肢冰冷，一夢黃粱。二人大哭一場。一面收拾衣棺殮殮，一面去請僧道來超度。易任兄弟看也不來一看，惟在背地歡喜。直到七七已定，易任、易佑遂開口道：「從來女生外向，今日三孀已死，家私當歸我二人。你姓吉，我姓易，又非我易家子孫，如何霸佔我易家產業。你好好搬去就罷，不然送你到官，將你二人作賊盜論。」吉扶雲遂對素娥說：「自古道好男兒不吃分時飯，女子不穿嫁時衣。這幾畝薄田要他何用，不如還了他，我們回家去住倒落得清淨。」素娥道：「我亦非戀這幾畝田，但我母血批，臨終咐托，何忍一旦棄之。不如權到莊上住一年半載，再作區處。」二人遂即日搬到楓橋莊上去住不題。

再說那易任與易佑，計議道：「三孀遂死，家人產業盡歸掌握。但是那小賤人還住在莊上，說道有什麼血批，霸佔了幾十畝肥田，心中甚是不服。從來斬草不除根，萌芽依舊生。不如訪小吉不在家時，多著幾個小廝到他家中，百般羞辱，搶了他批書，擄了他衣費。婦人家威逼不過，自然尋死。那賤人死後，只說是吉扶雲謀死妻子，問成大辟。留下兒子蘭生，沒有父母，決死無疑，豈非一計害三賢乎？」二人商議已定，只等吉扶雲出門便好行事。不意這日合當有事，吉扶雲絕早起來往城中朋友家會文。易任曉得，遂統領一班無賴，趕入門來，大嚷大罵道：「怎麼青天白日丈夫不在家中，關門養漢。快拿姦夫去送官。只教前後搜尋，不可放走。」

又指定素娥大罵道：「你今做得好事，還有甚麼臉嘴見人。況且從來女兒外姓，既嫁了吉扶雲小畜生，只該隨他去了，為何沒廉恥回來。先前有娘護你，如今死了，還要想占我易家產業，在此偷漢，豈不羞死！」此時素娥因丈夫出門之後，與兒子蘭生調笑一回，然後焚香獨坐。正欲吟哦動筆，突然趕入多人，這一驚不小。又聽見易任口中出此污穢之言，直氣得目瞪口呆，方知易任作惡。遂大怒罵道：「原來你這衣冠禽獸，當初父親在日，待你不薄。亡過之後，欺我母女，將家產盡行霸佔，威逼我母親無處訴苦，將我接回。誰知病深難救，臨終遺命，只有幾畝薄田作侍奉祭祀之用，其餘俱被你不良占去。你今行兇，威逼妹子。你妹子是個知書達理之人，豈肯與你這禽獸一般見識。等我丈夫回來，將這幾畝薄田，幾間房屋，交還與你，我自回去。」

易任聽了，一發大嚷大罵道：「我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只為你這小賤人識了幾個字，將我不看在眼裡。好意求你作首雪詩，誰知你詩內暗藏譏諷。那時我有地洞也鑽了進去，今日正要報仇。你說我今日行兇威逼，就將你威逼死了，也只當死了我一隻狗。你今養了漢，小吉回來還敢問我？若強一強嘴，我把幾兩銀子連他也結果了。」說罷就是一巴掌打來。素娥見勢頭不好，連忙避到後面。虧得一眾鄰居男婦勸住了易任。素娥在後面尋思，卻見蘭生哭了進來。素娥悄悄喚過老僕道：「你相公止有此子，倘被禽獸惡念，必致絕嗣，你可悄悄領去，或送到吉家，或藏頓別處，報知相公。」老僕聽了，連忙抱了蘭生自去。素娥見兒子去了，因想道：「我一個清白人，遭此仇口毀謗，何顏見人！」遂走到後門口來，欲待躲避，卻聽得易任嚷罵進來。素娥氣苦，只得開了後門，走到河邊，將身撲入河中，一隱一顯，不知去向矣。正是：

婦人見識苦無多，情極輕生沒奈何。

若不有人相救去，定然冤鬼見閻羅。

原來這條河是太湖之水，水勢甚急，直通楓橋大路，客商往來，河下船隻甚多。此時素娥命不該絕，在水中半沉半浮，若有神力護持，將他飄到楓橋寒山寺前一隻大船邊來。

你道這只大船是誰，原來是一個徽州大鹽商的家眷船，從杭州出來，要回徽州，因在蘇州遊玩了幾日。這日正要開船，因船上水手未齊，艙中婦女簇擁著一位年近四十上下的孺人，推簇觀看。忽見船旁有一幅衣襟，在水中半沉半浮，似去不去。內中有個僕婦手快，取了一根竹竿兒打撈，誰知一竿撈去，那衣襟往上一浮，見是個人形，連忙住手道：「啐啐啐！原來是個死人。」孺人忙定睛一看，道：「快與我救他起來！我看這女子，手腳尚動，必定入水不久。你們快與我撈起來，若是救他轉來，乃是陰德好事。」眾婦女聽了，忙一齊動手。又叫船工相幫，打撈起來。孺人叫抬入艙中，著使女百般灌救，嘔吐清水。船上水手來齊，一面開船。這素娥一忿之氣入水，自分必死，正在昏迷之際，忽得人撈救，用手揉摩，漸漸的歎出一口氣來。這孺人聽了，不勝歡喜，忙叫侍女與他脫去濕衣，將綿衣綿被緊緊裹住。直救了一日夜，素娥漸漸醒來，好聲叫苦。開眼一看，見有一位婦人指點使女服侍，並無一個男人在側，不勝感激，因垂淚向孺人稱謝道：「妾身不幸，遭族兄凌逼。自分必死，葬於魚腹，不意蒙恩撈救，只不知尊姓、仙鄉何處？倘得送妾還家，願效銜環之報。」孺人見他出言不俗，知是個好人家兒女，忙笑嘻嘻說道：「我家祖籍徽州，夫主姓汪，行鹽在外，因家中有事，我今急欲回去。不意遇見娘子，幸喜救醒，實有天意。不知小娘子青春幾何？良人何姓？不知今為何事輕生至此？細說我聽，我好慢慢商量送你回去。」素娥只得將前後事情，細細說知。只不好說丈夫的真名姓來，恐怕辱沒。只說：「丈夫姓古，我年十九。今乃得救，孺人之恩，何異重生父母。此恩此德，何敢忘也。」汪孺人聽明，道：「原來是一位秀才娘子。我今欲送你回去，已離了三百餘里，前面已是大江，著人送回，好生不便。況且你族兄存心不良，正在是非之際。莫若同我到家中權住幾時，著人打聽了實信，那時送你回去不遲。」素娥聽了，一時不敢應承。

汪孺人笑說道：「你不應承，誠恐不便。你方才說，我救你何異重生。我今年已四十二歲了，你何不拜為我母，可以放心前去。況且我丈夫行鹽在外，小兒納監京師，得你同回幫助，我亦歡喜。」素娥聽了，不勝感激。連忙整束衣衾，說道：「孩兒得蒙拯救，今又見憐，敢不奉侍朝夕。請母親台坐，容受孩兒一拜。」說罷，遂拜了四拜。拜罷起來，汪孺人叫眾使女僕婦拜見了姑娘。自此，素娥與汪孺人母女稱呼，一路上並不寂寞，相隨到家。素娥見家中果然富麗，身安意閒，早晚懇懇侍奉孺人。孺人甚是愛他，勝似親生一般。素娥每於針指之暇，想起丈夫兒子，每每暗中飲泣，幾次求母親著人到蘇打探消息不題。正是：

事急無如奈，相親且傍隨。

到得花開日，方知離是奇。

易任見素娥赴水，忙著人撈救。只在左右淺處打撈，並無蹤影。易任見事不好，來與易佑商量道：「如今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先買囑了地方，然後行事。」一面易佑忙著去買囑，易任自去尋一班花子商量。買了一個新死的屍首，抬了來家，將些衣服蓋好等候吉扶雲來家。直到旁晚才回，一腳踏入門來，早已被易任弟兄按倒在地，不由分說，一頓拳頭腳踢，大罵道：「我三孀在日，有何負你，身死未及半年，你終日在外貪花飲酒。我妹子好意勸你，你不理他罷了，誰知你懷恨，就下毒手，竟將他謀死。」吉扶雲被打被罵，只得說道：「二位老舅，休得取笑。我今日出門會文，你妹子好端端在家，這話從那裡說起。」易任見他分辯，就一掌打

來，罵道：「你還要嘴強！你說好端端在家，如今已是直挺挺了，總是你不見屍靈不肯下淚。」遂將吉扶雲一把胸脯扯到死屍前來，道：「這不是我妹子被你謀死了！」

吉扶雲果見堂中，衣被蓋著一個屍首，方才大驚大駭，信以為實，不禁兩淚交流，大叫一聲「賢妻！」正欲上前揭被廝認，早已被易任、易佑一把扯住，喝罵道：「你這畜生，生前有甚情分，如今死了要去看他！趁早城門未關，我與你當官理直。」說罷，將一條索子，往吉扶雲頭上一套，扯著就走。易任在後亂打亂推，急急趕到閨門，已是進城不及，胡亂借個人家門首坐了一夜，次早入城。到了理刑廳前，守不一會，正值投文。易任手執狀紙入告，刑理接看：

為告活殺真命事：痛妹易氏，禍嫁萬惡吉夢龍為妻。逐日酗酒貪花，不務正業，賣產討妾，恨妹見阻，禍於某月日，持刀殺死，拋屍池內。地鄰符洪見證。死法慘奇。伏乞天台，叩准親提雪抵。上告。

話說那蘇州府理刑，姓白名有靈，雖是甲科出身，為人又貪又酷，有錢即生，無錢即死，人都呼他為白物靈。那時他看了狀子，就起了個不肖之心，遂道：「人命重情，必須要細審，如虛反坐。你可知道我的講話麼？」易任連連打恭道：「生員知道了。」他遂抽出簽一枝，硃筆寫「兇犯一名吉夢龍，權寄吳縣監中候審。」易任知他是個賊官，送他三百兩雪花，要結束了吉扶雲一條性命。當日，押差將吉扶雲送到吳縣，要討收管。那吳縣知縣，姓張名鼎。原是個孝廉出身，平昔素慕吉夢龍的才名，今日見了他，倒有憐憫之意。無奈是自理刑送來的，又不好放他，只得將他送在監中，與了收管，打發押差回去。此事且擱過不題。

再說吉存仁夫婦，自生了吉夢龍之後，又生一子，名曰夢桂。他見夢龍同妻住在莊上平安，到也不十分掛念。這日忽見老僕抱了蘭生來報信道：「我家姑娘被人謀死，快去監中看視相公。」吉老夫婦聽了大驚，忙問緣故。老僕細細說出。張氏痛哭不已。吉存仁道：「哭也無益，不如及早到監中去看看龍兒。」他遂同了夢桂到監門首，那些禁卒，再無一人肯替他通傳。誰知監中有個舊規，凡新進犯人，與他三日飯吃，就要飯錢、水錢、燈油錢、打掃錢、上號錢、收管錢，逐件清楚了，才許他親人相見。不然，就一年半載，休得要見一面。吉存仁沒奈何，只得又費了幾兩閒鈔，方得夢龍一面。存仁見了兒子，好不甘心，不覺兩淚汪汪道：

「我那親兒，為父的只望你蟾宮折桂，誰想你今日到此地步，怎能得有出頭日子，教我老夫婦二人將誰依靠。」說罷又哭，連監裡監外的人，見者莫不下淚。夢龍也哭了一番，只得勸說道：「昔文王囚於羗裡，公冶驪於纆綬，孩兒今非其罪，雖處囹圄，難道就無出頭日子。父親不必苦苦悲傷。若念兒子冤枉，兒今作成新詞一紙，父親可到白刑尊處訴明此事，或者就有出頭，也未可知。」存仁道：「我兒受此不白之冤，為父的少不得替你伸冤理枉。」遂袖了新詞，竟往白刑斤上去。適值刑廳在那邊審事，吉存仁遂拿了新詞，跪在外邊，喊道：「生員有冤枉事上訴。」白理刑叫拿上訴狀來看：

訴為殺命駕命事：生妻易氏，幼失父，長失母，依生十載，育子蘭生。禍遭虎舅易任爭產釘仇。乘生他往，統領豪奴數十，蜂擁入室，罄洗宣物、批書。恨妻理直，毒打威逼投河，誣生殺死。竊思：鼻惡逼孀而兼逼妹，國法奚堪；殺婦而並殺夫，王章安在。念生一介寒儒，誤遭法網；痛妻閨中淑女，竟罹奇冤。伏乞天台，明鏡高懸，燃犀燭隱，鋤奸誅惡，雪枉明冤。哀哀上訴。

白刑尊看了一遍，發怒道：「你這個生員好不知事。你的兒子殺了人，全不替他料理，反來訴狀。我這幾日到也忘了。」遂叫原差監中提出吉夢龍來，即日聽審。誰知白理刑起初還指望吉家來料理。他見此全無消耗，滿肚皮不快活。況且得了易任三百兩銀子，那管吉夢龍死活。不一時，原被到齊，白理刑先叫易任上來問道：「你的妹子如何死的？慢慢說來，本廳代你作主。」易任道：「生員三叔無子，單生一女，許配吉夢龍為妻。叔孀亡後，千金產業，俱歸吉夢龍。他因得了這注橫財，逐日在外嫖賭，全不想家。這也罷了。近日又相處一個婦人，要賣產討他做妾。老大人，天下婦人家吃醋的最多，妹子自然不容他去討，他遂懷恨妹子，竟手持利刃，將他殺死，拋屍池內。現有地鄰符洪作證。」白理刑道：「你說的話，言言有理，自是真情，不必講了。」再叫吉夢龍問道：「你殺死妻子，自是真情，從實招了罷，免受刑法。」吉夢龍道：「生員妻父早亡，妻母守節。單生一女，許配生員。禍於去年，易任考了劣等，逼妻母變賣田產，保複衣衿。不由妻母作主，竟將他肥田美產盡罄賣完，妻母受了這口惡氣，一病身亡，遺批幾畝薄田，叫生員夫婦燒化他。不意易任心懷不良，頓生奸計，乘生員城中會考，他遂統領豪奴數十到生員家裡，將室物批書，盡行搶掠。妻子理直，百般毆打。妻子投訴無門，威逼投河身死。俱是實情，望老祖公作主。」白理刑道：「你這些話，句句支吾。我曉得你不夾不招。」叫左右取夾棒過來。吉夢龍道：「我是生員，誰好夾我。」白理刑發怒道：「你說是生員我就夾你不得，皇親犯法，庶民同罪。快夾起來。」眾人不由吉夢龍分說，拖翻在地，如鷹捉兔，動也不得一動，夾將起來。可憐吉夢龍，只是亂叫亂喊，並無一字成招。旁人見者，莫不叫屈。

白理刑見不成招，心中焦燥，遂叫換新夾棒過來，從新夾起，再敲口棍。敲到二三百下，吉夢龍受刑不過，遂高叫道：「你無不過得了易家三百兩銀子，要夾死我。我就死，沒有什麼招。」白理刑見他說出三百兩頭，恐旁人聽見不雅，遂叫鬆了夾棍。說道：「也不必夾他了。自然是他殺死無疑。」遂當堂判了審語：

審得吉夢龍，嗜酒貪花，不務正業。逼產討妾，事係真情；持刀殺妻，豈雲虛謬。

揣其心，較王魁而更甚；定其罪，比吳起而尤殘。按律擬絞，夫復奚辭。

當日，白理刑將吉夢龍定了大辟，仍復收監。眾人將他抬至監中，但見三魂渺渺，六魄依依，觀者莫不淚下。有同學朋友，姓葛名玉峰，是縣一個飽學秀才，作古風一篇以贊之。曰：

世事俱如夢，惟君夢不倫。

白面生悲楚，紅妝死哭奈。

鸞儂今已矣，鴛侶復何尋。

浩氣存千古，丹心報二親。

金鎔不是火，玉琢顯精純。

不受權奸侮，方知賦性真。